綸扉奏草

綸扉䟽草序

葉進卿先生總揆席垂八

年

主上推誠委重先生竭股肱之

力加以忠貞夙夜盡瘁已

而以乞骸請

主上不忍先生去左右跡六十
餘懇始憐而予之褒寵異
數蓋自
上踐祚以來所未有者越明年
復
詔撫按臣存問于家先生荷

主恩如天罔極爰輯綸扉中啓
事累數百牘梓貽子孫用
章
聖德闡出以示余因得而言言
詳閱之則歎
主上神聖登咸三五而先生身

依

日月積誠感動潛洑補浴之功

良千載一時哉盖余甞許

古大臣計安社稷必孚中

而後其誠格必納牖而後

其機通又必其言之明達

和平而後忠可輸圜可轉

漢之賈生治安一策史稱

其通達國體然慷慨激烈

痛哭流涕即以文帝之賢

止藉受言而竟以讓謙未

遑置也陸敬輿在唐孜孜

獻納忠誠懇惻蘇子瞻謂
其智如子房辯似賈誼顧
所值者建中興元間匡弼
徒勤而精疑已貳卒亦莫
之聽已令進卿先生參調
容勿補牘䍐䍐間有情悉

勢迫者未嘗作賈生流涕之談乃其詞之詳明心之真懇遠追敔與至遭際
聖明都俞吁咈回視漢唐有不翅霄壤者余諸不具論舉其大者

福邸又稽屢疏趣就國正而
不阿佩而不激甚至
內降直以封還此則漢之子房
所不能以口舌爭於高帝
者而
主上獨忠先生較羽翼于商山

之皓何如也揷貂之璫馬
跡遍天下閩閹煽虐戕民
以𨔹先生從中勸諍隨檄
之回眞海國於春臺斯之
為伐詎獨遺一方安而攸
暨且溢區宇矣在昔名哲

之輔有以詔肓納帝前而
遂迸豎出空頭勑者千古
而下令人頹為執鞭兩者
舉以視先生寧有異哉世
之人好慕古非今輙云古
今人不相及此亦闇於大

較耳剞劂竣先生復索余言以弁篇端余愧迂戇讁居踰念年遡惟往昔秉國成者不勝畀意焉胥有太史之簡在矣先生光輔宏業史必大書特書余何

龔末俗為一言諛而先生
亦不受諛不必諛者也
年眷弟林材頓首書

肆奏草目錄

卷一

卷三

奏草　目錄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一

卷十二

目錄

卷十六

人事揭

請點吏部尚書發考選揭

請發考選咨揭

催考選咨揭

工部印信揭

同官求去揭

同官求去揭

請點薊遼總督揭

請發考選揭

同官求去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回奏　聖諭抚按躬送　梓宮揭

請用人夫擡　梓宮揭

請更換扛木揭

梓宮安行揭

恭赴　山陵題　廷揭

題　[illegible]復　命揭

感觸　聖孝乞休第四十九疏

山陵事完恭慰疏

乞休第五十疏

請　加恩侯駙馬揭

綸扉奏草目錄終

綸扉奏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

請止礦稅疏 掌春坊上

臣惟人臣之事君也當官何專職苟事關

宗社不得避出位之誅納諫有婉辭苟情迫號呼

不得逃危言之罪今日

宗社安危之機萬口同聲欲號呼于君父之前者

則礦店是已臣等儒臣也觸事危言情非得

已臣惟往者礦砂之採僅在北方店稅之興

止於近地中外人情已洶洶不安謂亂在旦

夕今日四封之中五嶺之外更無一處山川得完其面目更無一處人民得安其生理試覩從古至今有如此世界而不亂者乎有如此召亂而可容易收拾者乎

陛下神聖之資無幽不燭此明明之事有何難曉而

聖意堅欲爲之羣言不能奪羣怨不能動度

陛下之心必曰國家之威靈甚張小民之力量甚微卽有狂圖何渠能逞不知三代以還危亡之禍接踵見矣創謀發難豈伊異人盡出[illegible]

之祇也東漢之季西邸聚錢中璫肆虐其君至蒙被詬辱然尚未至鑿山張肆與小民爭尺寸之利而四海已糜沸矣況今日事勢十百危此者哉武弁負恩貪圖徼倖誑瀆

聖明至于市井無賴假捏礦山枉辱褒獎此等小人得志橫行僥倖

陛下爲其所中復笑

陛下爲其所愚無禮無義一至于此臣等私心實懷痛憤積無用之財基無窮之禍蒙無端之欺受無根之謗

陛下何利于此而必欲爲之也且
明旨屢下皆云協濟大工今宫中之一瓦一椽有
取自礦砂者乎有取自店稅者乎耳目昭彰
誰人可掩而
陛下必云然者得非聖心于此亦有所不安而姑
爲之辭歟如其不安何如勿爲
明旨又云不許擾害地方夫中官承命奉宣德意
或亦有人然而前後左右盡皆豺虎業已予
之牙距歆之腥羶而復禁其搏噬責其馴伏
即有賢者猶難約束況于暴戾恣睢如陳增

孛道之流者哉掘人墳墓壞人田廬奪人貨
財殺人妻子此等景象群臣知之而不敢盡
言卿言之而
陛下不信也今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臺賤隸無
有一人不云
朝廷如此舉動天下必亂宗社必危
陛下方紹明大業垂有道之長柰何使
祖宗列聖艱難創守之天下爲此饑不可食寒不
可衣之長物遂聽徂僧謬言而棄置弗恤耶
臣目擊危難披瀝上陳伏願

聖明急行省改毋爲羣小所中以隳萬世之基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進唐書疏　國子監上

臣惟帝王賢聖之蘊淺于經而理亂興衰之迹備于史三五以降統緒相承自漢而來惟唐爲盛其累傳之基業本由太宗卽一代之昇平亦惟貞觀觀其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惟幄得闗其忠糾繩得盡其職繼貽謀垂範尚遜前古之哲王而致治保邦抑亦幾近之令辟迨于後嗣厥有明皇惟開元治紹乎祖風乃天寶孽成于女寵茍初終之不替雖明哲其何加德宗以艱難之餘而疎陸贄憲宗以

削平之後而任承權一則猜忌存心一則倦勤移志較初年之功烈遠不相侔及晚節之沈迷同歸于亂亦遂衰于長慶覆巳釀乎元和夫此三宗皆唐英主乃或躬遭否運而罔恤令圖或治致小康而自棄初績迹其治忽之故用舍得失之原大抵以憂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任賢從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按之一毫不爽推之百世可知真其如影之隨形無待徵而後見者矣我

皇上睿資天縱大業日新仰政要之披宣尚無當

下

聖意登唐風之稱陋乃敢陳於

上前顧義取鑒觀而事存轍跡苟非傑或可采瑜瑕自不相妨苟乘清燕之時少加繙閱其于善敗之際必有明微十漸六箴皆足裨于實用台衙宸扆不徒托之空言將舍已從人近取千秋之鑑而與治同道遠追五帝之蹤此實臣等惓惓之愚不能自已者也伏惟

聖慈俯賜留念

再請止礦稅疏宮坊上

奏為直陳天下安危第一大機懇乞

聖明亟圖挽回消弭以保治安事臣等見臨清告

變戕殺四十餘人中使馬堂幾乎不免奉

旨速繫守備矣中外人情咸謂馬堂平日不能奉

宣

德意信任牙爪虐害商民寸米寸薪皆被攘奪以

致小民窮迫無聊生心倡亂為堂者正宜改

絃易轍斂戢兇殘庶幾可弭乃計不出此輒

復擅殺立威致深衆怒孽由已作罪復何辭

竊意

聖明于此必有處分決不令奉使辱

命之中官晏然無恙以貽地方之憂又意

聖心必因此悔悟罷革稅店與四海享安靜之福

乃日復一日未聞

德音臣等淺陋腐儒莫知其故第念臨清去

輦轂下不數百里白晝通都兵刃交接此而不問

朝廷之紀綱安在法度安施政刑既失奸宄窺人

是大亂之道也若店稅猶存中官如故而徒

欲正法伸威捕治亂黨人心不服禍變必

一夫號呼四方響應又大亂之道也矧今歲
春夏雨澤愆期近自京畿遠至關陝赤地焦
原亘數千里兼之閩粵苦潦川貴苦兵吳越
荆揚騷然擾動今日域中遂無一樂土卽向
者通邑大都市廛喧閙之處亦蕭條凋耗無
異窮鄉曾未有枕戈之虞暴骨之苦而景象
已若此矣
陛下試思此等世界如厄羸之人食以粱肉猶恐
顚仆尚可椎肌擢髓以速其斃耶非獨此也
百姓旣與中使爲仇留之地方終難展布迨

其再辱國體益傷今臨淸之局未完而山海關三家店又復見告遠方聞之孰不效尤所在官司無辭以謝百姓夬難約束懲治令之不從禁之不止中官之勢必將大窘臣恐稅店之名徒存國家終無分毫之入於此時而後議罷則已晚矣此等事理人人皆知而
陛下獨若有未釋然者不過以帑藏空虛急於補塞未暇念及耳以臣等愚慮天下人情不甚相遠
陛下貴爲天子享四海九州之奉尚猶患貧彼蚩

蚩編氓囊篋幾何肯甘剝削最可痛者有一
種窮民營生無計惟于行賈輳集之區百貨
灌輸之地肩挑背負趕脚推車日覓數錢以
資衣食養父母妻子一旦生計斷絕束手無
如千百爲群椎心飲泣而其人又皆雄健多
力之夫不閑禮義之輩挺而從亂如決水東
流滔滔莫禦其勢非用兵誅夷決不能定
陛下受天地付托爲生靈父母乃驅迫窮民陷於
死地毋論憂及
宗社即于心能不惻然耶且

明旨屢下固云敬
天法
祖勤民矣洋洋
聖謨既已如彼而徵之行事乃復如此
陛下試思年來舉動以此敬
天天心順乎以此法
祖祖心安乎以此勤民民心悅乎即如中官奉使
累朝誠有故事然惟正統以後乃始見之非
二祖之舊章也
世皇英斷盡行召回遂爲中興第一美政

陛下為人子孫當紹述芳規發揚大美乃以一時
權宜使
祖宗有信任貂璫徵求貨賄之名書之史冊傳之
後世豈國家之光
神靈之所想望哉大小臣工日夕望
陛下改圖甚于農夫望歲累牘連章冀回
天聽而
陛下恬若罔聞甚且以沽名擯斥夫沽名賣直臣
子大罪
聖明之朝豈容有此況今所陳列皆事關安危情

同休戚豈可以此名目槩疑群臣而杜其口
哉直道難行嚴威易折自吳宗堯吳寶秀逮
繫以來縉紳縮氣守土諸臣上章告難亦或
委蛇其說無敢直言時事如此此真可寒心
陛下若翻然改悟不過發數行
詔書與天下更始薄海內外懽忻鼓舞共沐
天恩眼前世界便是唐虞如仍前不改群奸日恣
群怨日深臣恐秦隋之禍不旋踵而至語云
爲于未亂今已亂矣圖于未形今已形矣已
亂已形勢不得不旋轉而旋轉之力又如此

其易

陛下何靳而不爲之乎益臣等史臣也見史傳所載凡人主意向有所沈溺于臣下之諫未嘗不怒及其敗亡思往日之事未嘗不悔至于悔則已無及矣唐玄宗遷蜀父老張公謹進言曰草野之民知有今日玄宗爲之欷歔嘆息而無可柰何夫禍亂之萌至草野共知而其主獨不悟未有不傾覆者臣等每讀史至此輒徘徊惋惜故不勝杞憂復爾狂瞽伏願

陛下鑒往察來俯垂採擇先召還馬堂盡革稅店

然後責撫按以治亂民之罪處置得宜孰不

俛首聽命惟

陛下之所欲爲天下自此有萬世之安矣如

聖意遲回未欲遽已亦乞量定稅額責有司解進

毋令群小得魚肉下民儻亦急救燃眉之一

策乎臣等干冐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請舉

冊立大禮疏 南禮部上

奏爲

大禮屆期羣情望切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事臣等備員留京竊聞

皇長子

冊立冠婚久軫

聖懷近者

明旨渙頒好逑豫定人人舉手加額喜吾

君之有慶卜祚胤于無疆臣等何幸躬逢

聖典乃自冬及春為期已迫在廷諸臣連章上
請一槩留中臣等庸愚莫窺
聖意不勝款款之衷相與揆度謂
皇長子茂齡今已十九自古以來帝王之子未
有當此之年而名號未正元服未加婚媾未
遂者參之事理必不再遲況我
皇上慈愛篤至歷年
勅諭委曲詳明頃又暫停講讀務以將息其乘春
陽而舉令典益萬萬無疑矣然則今日在廷
諸臣之請亦不過仰體

聖慈裁成

獨斷云爾豈敢謂此時此禮猶俟人言而後行哉

惟是普天率土延頸企踵共待茲舉早一日

則慰臣民一日之望矧春陽已屆事貴及時

萬一蹉跎恐愆佳候願我

皇上速斷而亟行之如或以

大工未竣經費未充尚欲少待則臣等聞翼翼

寢居成在不日無庸待也度支二十餘萬之金

錢必非一時所能遽辦不宜待也以

大聖人行大典禮何必為此而徘徊其間哉臣等

逕望遯聽情不能已輙敢冐昧上聞伏乞

聖明遵禮昭信俯垂鑒命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請舉

冊立再疏（尚禮部上）

奏爲

綸音久渙

吉典難稽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以昭

成命事臣等以

皇長子大禮踰期曾於初春合詞上請未奉

俞音隨從邸報伏覩

勑諭謂俟

慈慶宮工完次第舉行臣等歡欣祇候不敢再有
陳瀆今工業報竣而
大禮尚稽寒冬在仰勢難再緩及今不舉更待
何時四海臣民竊相揣度謂
皇上之於
皇長子倫序昭矣好逑定矣春賀免矣新居飾
矣而凡處置無不精詳此自古大聖極慈有
慮未必周者而
皇上悉念及之然而當婚未婚當冠未冠當冊立
未冊立屢期屢更輒請輒寢遂使十九齡之

元子垂髮獨居未正名號此尋常家人父子有
不能一日安者而
皇上顧緩視之揆之事情靡得其故
明旨嘗云諸臣當仰體
上心臣等愚陋反覆思惟大凡人情無不以有子
有孫為樂以子孫成立有室有家為吉祥善
事竊意
聖心亦當如是故惓惓懇懇不避煩瀆以此為仰
體之萬一耳今事勢已極萬不可緩若再遲
延竊恐

列聖神靈
聖母慈念皆有未安而臣等受國厚恩當此大事
不能披瀝感動
天聽律以臣子分義尚何顏面以自容哉伏望
聖明俯順輿情亟頒明詔擇吉舉行
宗社幸甚

南直隸採礦公疏　南禮部上

奏爲

陵寢重地開採非宜懇乞

聖明亟賜停止以光

聖孝事臣等近接邸報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戶王

遇桂奏獻奇異銀礦無微遺漏錢糧以助

大工

皇上過聽其說隨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

劉朝用開採進解其鋪面門房會同部科及

撫按等官查議明白奏請定奪臣等欽遵除

舖面門房另行會議外惟是開採一事關係
匪輕其在各省猶可少延時日以待
天意之回臣等不敢槩有陳瀆若南都事體委與
他處不同他處利害尚在小民而南都直上
關
陵寢他處小民雖苦礦害然朝報罷而夕見休而
此
陵脉一傷雖欲補救無所復及臣等待罪此中若
隱忍不言他日誰任其咎故不得不披瀝愚
衷仰干

天聽臣聞天下之大界三北界自秦隴以盡于幽
燕則今之京師南界自岷峨以盡于大江東
南則今之留都稱紫金山
孝陵在焉中界亦自岷峨以盡于淮揚其中風氣
凝結則爲今
祖陵
皇陵故天下之輿壤神皋與山川之淑氣前代或
得其偏而我國家獨收其全運祚之昌雖
祖宗功德亦地靈使之然也
祖陵

皇陵之去盧州
孝陵之去徽寧諸郡皆不過二三百里山川連絡龍脉所鍾譬如人身雖肢體各別而此撼彼動處處相關若盧州諸山鑿則
祖陵
皇陵之脉傷徽寧諸山鑿則
孝陵之脉傷此皆理勢必然非渺茫無據
陛下孝事
祖宗每念未嘗不在
陵寢必不忍以經費匱乏而動搖

先世之神靈想當奏請允行之時或未及慮即慮
及亦尚未知其利害如是甚耳在昔帝王湯
沐之鄉輒加優遊豐沛南陽他方不敢望焉
今此數郡母論紛榆舊社即開創之初供億
艱難過豐沛南陽遠甚其山川草木猶宜愛
護以存志
皇祖眷顧遺意况關係
陵寢國脉如是重大可以他處而漫例之耶今
成命雖頒猶可及止
陛下若俯採群言亟賜停罷非但大江南北雷動

歡聲將
皇祖在天之靈亦爲悅豫默佑
聖躬陰培運祚其爲利益豈僅僅數萬金錢已哉
臣等咫尺
陵京歲時瞻拜憂深慮切决不敢飾迂濶之譚以
欺
陛下伏乞
聖明曲垂聽納
宗社幸甚

公劾遼東稅監疏 時陞部上

奏為榷使縱異常罪狀疏列已備懇乞

聖明蚤發宸斷以釋群疑以杜亂萌事臣等備員

留京切見近日時事上致天災下深民怨皆

中使縱橫亂法干紀所致自愧素餐無能感

悟

聖心為百姓請命忽閱邸報自四月二十九日以

來內外諸臣交章累牘參論稅監高淮不法

事件大都謂淮在鎮之日凌虐文武將吏破

壞軍民田產縱容無賴家丁淫奪良民婦女

致死多命擄掠客商貨物近又勒要各路將
官調取精兵沿途擺撥控弦露刃演習行陣
不奉
明旨擅離地方率領家丁數百人騎軍馬數百匹
金鼓喧天吶喊截路直抵廣渠門外聲言進
獻各項貨物入
皇宮面
皇上求討鎮守種種狂悖臣等一見不勝駭異何
物閹豎敢於蔑法無狀至此誠國家從來未
有之事中官從來未有之慣此亦不問則[illegible]

廷紀綱法度盡皆陵夷中外人心盡皆渙散
天子之威命靈爽同神明而併造化者盡爲群小
所狎寵恣玩而不復忌畏
于樵將失國勢將危且爲興戎故釁何可勝言在
大明律近侍之人在外私行嚇詐人民者斬私行
如此橫行何如嚇詐如此擾動何如皇皇三
尺即大姦巨惡尚知諱避而准公然冒犯旁
若無人豈眞悶不畏死性與人異哉不過揣
摩
皇上近日稍寬言利者之誅妄意

皇上所愛恤之赤子彼卽暴虐可以利奪也
皇上所置設之將吏彼卽窘辱可以利解也
皇上所守
祖宗禁革之鎮守彼卽僥倖可以利干也以
皇上神聖標縱海內莫知端倪卽誰敢無端侮弄
若以
聖明眞墮其術中則自此而撫按監司其爲陵蔑
何所不至徃者中使肆暴只魚肉百姓漸及
靑衿漸及士大夫漸及守土之吏今且上及
朝廷矣徃者中使營謀只垂涎礦稅漸而貪獻漸

而撓有司漸而私畜兵衛令且馳戎馬於國
門之外矣令人無厭小人無知
皇上微寛之而彼遽狎視之
皇上稍假借之而彼遽張大之
皇上未享其尺寸之利而彼遽以為丘山之功日
新月盛上陵下替譬之于火不撲則愈揚譬
之于癰不彈則愈大至于燎原剝膚無可柰
何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天下安危四方觀望
盡在今日而言者逾切
天聽逾高牘盡留中未蒙裁處長奸宄之謀阻忠

讜之氣令天下之人莫測
上意所嚮始而驚駭繼而惶惑惧謂淮之神力真
能蔽塞
主上見聞淮之所為真能邀取寶封章奏視淮如
虎畏淮逾深避左無告之民不走虜則出口
外京師左臂且岌岌矣是可不為之動念哉
不特此也釋一高淮而不問天下之為高淮
者尚多彼皆吸百姓之膏血擁巨萬之貲蓋
欲求所欲求有如師淮故私耕以進獻為名
擅調官軍多騎驛馬統領參從四合六聚尚

都城之下

陛下此時將聽之乎抑止之乎止之則彼有辭不止則禍變立至廷臣所稱吉祥王振之事皆事勢必然良非過計

朝廷將何以處分之哉臣等願

皇上將諸臣前疏一一檢發下准法司推究來歷意在何爲如事情有據盡法處治其帶來家丁戰馬發回該鎮查明另奏仍念遼左孤懸被淮殘蹂已極一切礦稅盡行停止特

勑撫按將淮擄虐被害之家行所司查訪加意撫

郵以彰

朝廷威福解群情之惑消禍亂之原其於
宗社生靈所關非渺小矣臣等誼切同讐心懷戀
主敢披瀝血誠伏惟
皇上省覽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郊壇雷火疏 南禮部上

奏爲郊壇災變異常天威赫怒可畏懇乞
聖明急脩實政以保治安事臣等接邸報見
皇陵石碑方告成事南郊雷火遽折望杆此之爲
變上關天地幷切
祖宗甚可懼也
皇上惕然下
明詔講求脩省大小臣工莫不仰承
德意毋敢怠遑其於消災弭變之道言之至諄切
矣臣等愚衷以爲變者對常而言詩曰日月

告因不用其常夫不用其常所以爲變也
皇上試思年來舉動有一之用其常者乎
朝講常典也而久輟矣
郊廟常祀也而久代矣百司庶職常員也而久闕
矣章疏批發常事也而久
留中矣重以礦稅驛騷營建迫急賢才廢棄獄[illegible]
究號衆耳目之所見聞盡非常可駭之事甚
甚至於六年考察自有常期二百年來遵行
無改乃今或寢而不發或發而特留遂使
清朝黜陟之典翻爲聚訟之囮留京根本之區

盡皆待罪之吏成憲幾至弁髦人言褎如充

耳公論鬱結士氣摧殘纖微

上天譴告其爲變固已大矣夫災異之變見於天

者

皇上已惕然而恐懼矣至於人事之變甚於災異

顧恬以爲常而不怪也此臣等之所大惑也

吏何法者

皇上年來詔旨不信於人如欲興礦稅則曰助大

工矣欲人毋言礦稅則曰將停止矣欲掩礦

稅之非則曰不忍加派矣諸如此類皆從而

爲之辭是以民爲可欺也此機既熟不但施
之於民而且施之於天今日告災則曰甚警
惕矣不遑寧處矣明日告災則曰省躬思咎
矣誓脩實政矣天下之人延頸企足以爲
聖心悔艾如此痛切必有施行而日復一日歲復
一歲未有一事改絃易轍且加甚焉夫三尺
童子頗相愚弄猶知怨恨皇皇上帝鑒觀有
赫柰何以誕設虛恢之說瀆於其聽一之爲
甚而況再三而況數四珪幣不以告虔而以
告慢祝史不以陳信而以陳欺寧不益重其

怒而厚降之毒哉自三代以來居此位者孰
奈靡常吉凶禍福視其所行毫釐不爽此豈
爲之天爲之也使天而可欺則所云警惕嚴
咎之空言亦不必設矣
皇上又何爲而有此詔乎天以天下畀
祖宗以逮
皇上今乃以
皇上之失而累
祖宗爰及
神靈頻歲震驚

皇上爲人子孫謂宜如救焚拯溺不能須臾而尚
晏然於深宮之中以虛文塞責即四海臣民
不足嬰念其何以仰慰
列聖之想望哉此尤臣等之所大懼也臣等今日
之所祈懇於
皇上者無他常法當守常情當順常格當存常言
當聽衆凡
郊廟朝講以至政令施行等項一循舊章盡如
臨御之始而又確然果斷期於必行無空言無反
汗以警惕不遑之心昭反躬引咎之實則人

既率常天豈獨其
宗廟之神靈自安蒼穹之仁愛必篤其爲脩省急
務無過於此如徒恃祭告爲感孚借禳文爲
消弭始則皇皇終則泄泄有如頃歲脩省故
事將恐天怒人怨日甚一日而天下事有不
可收拾者矣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臣等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日食疏 南禮部上

奏爲天心仁愛切至人情危懼日深懇乞
聖明急脩實政以保治安事臣等待罪留京切見
邇年以來四方災異奏報頻仍竊恐
聖心玩災爲常未嘗動念今見四月朔日日食八
分有奇適當廟享之期
皇上急須
明詔兢惕不安臣等仰窺
皇上畏天一念如此真切必有脩省實政以答天
心礦稅必罷內帑必發興作必停章疏必下

被逮諸臣必蒙
恩宥大小臣工痛心危言仰干
天聽者必次第衆行而跂望月餘未聞德音是
陛下徒有兢惕之心而無兢惕之政徒爲是畏天
惻怛之言而未見畏天昭事之實也赫赫蒼
穹可以空文虛語挽回消弭否此臣等所未
解也
皇上聰明天縱何所不知覺于此等事理猶有未
了所以然者蓋由利欲一念橫于胸中不能
自割正如太陽本體光明烜爍萬古常新而

陰邪一來不能自露其光夫使太陽長蝕而不復則世界將何照臨使人主之心長溺于利欲而不返則萬方將何仰賴今內而輦轂搜括空虛外而閭閻剝削淨盡窮天極地無處可避誅求推髓椎肌無人得安生業蕩潰乾坤慘慘靡騁此等景象正如人行昏夜中魑魅豺虎出沒從橫思一見天日而不可得

蓋此下民皆祖宗生養

陛下赤子何罪何辜而罹此患

陛下亦復何心而不一加照臨以答其望且匪獨

民困也邊軍枵腹漕水斷流户工二部號稱
苦海即南中諸曹向時稍有積儲用備緩急
今亦一槩告匱朝不謀夕
陛下曾不省憂廢疏廢格方且營離宮索金寶督
率不休此如人家子弟饑寒田廬荒廢而爲
祖父者儿奪其衣食以助遊觀收其錢財以
充私橐家人號呼付之不理曾不思田廬誰
之出爐子弟誰之子弟
陛下以爲可乎不可乎最可憫者被逮諸臣竭忠
盡智不避禍害與群小爲仇以擁衛生靈保

全宗社而困辱析楊淹禁囹圄存者已病病
者已死覆盆無見天之時幽谷絶逢春之望
哀此纍囚皆
祖宗培植
陛下藎臣何罪何辜而罹此患
陛下亦復何心而不一加照臨以雪其枉天下之
人皆謂
陛下欲錮諸臣以警中外使不敢與中使爲梗不
知人情誰不惜身誰不懼禍
陛下有生靈不自愛養有

宗社不白顧慮彼亦何苦而自干
天怒以蹈不測忠肝義膽鼓之尚恐不動何事摧
殘以逆來者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尚且不爲
陛下柰何輕以億兆蒸黎二三藎臣之命而狗此
無厭之求靜夜思維可乎不可乎縱
陛下不爲民心留念
皇天
祖宗日日鑒臨坐
陛下奉若祗事而十餘年來

並無鑾輅之音
宗社希
袞冕之容
法宮高居日持簿而商貨賄宵人附和共按籍
而課錙銖每逢大祭輒稱謅攝其誠然與否
臣子不知
皇天
祖宗必不可慢今
廟享日食徵應昭昭臣子不敢言而天與
祖宗言之臣子不能悟而天與

祖宗悟之此時若不改圖更將何待往者天下之
人見
陛下舉動稍異尋常以為暫時如此此後不復然日
復一日歲復一歲駸駸習玩以變為常人事
既爾天象亦然無地不災無歲不異即頃者
南畿地方自鎮江以至蘇州橫亘數百里冰
雹異常田禾盡損根本重地震驚若此臣等
私心慄慄危懼欲言則詞已竭欲默則義不
安故復冒昧陳說雖皆
陛下習聞飫聽然在今日消災弭變第一義實無

諭此伏望

聖明留意罷礦稅發私藏釋繫臣繳金寶停工作

使

聖心廓然雲消霧釋如日中天更無纖翳然後

郊廟必親

朝講時御大臣

召對逐臣召還官闕必補牘上必報右臣上下脉

胳貫通歡聲四布沴氣不生唐虞三代之治

在呼吸眴嚮間矣

請止歛取錢糧疏署南戶部上

乞為根本重地積貯已空懇乞

聖明亟圖節省以保治安事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頃因人乏攝事戶曹諸曹郎見臣輙蹙額愁眉謂帑藏匱竭萬分困急留都

陵寢所在六軍廩府朝夕仰給事勢如此莫知所終臣稽之往事揆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剗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議改折議留榷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

折既不可常行而榷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宜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滾滾而至姑毋論其遠者即近六年之間所徃工部咨取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益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

欽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戸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脫巾之變可立待矣

陛下奉承
祖宗顧念
高皇帝創業之艱宜以不經之費可已之役坐
令空虛費之一至于此况所取之物名為供
御而實則群小營謀視為奇貨射影鑿空巧
立名色一一開
詔下蟻聚蝿趨奸商之冒濫內使之侵漁吏胥之
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奸利一金
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動費百金而其他
道途之傳送舟車之絡繹驛遞之騷擾州縣

之賠累又不知凡幾此入
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佚其朽爛而已
朝廷被其虛名群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苦無米
之炊旁何者幸不耕之穫似此奸弊
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
祖宗設立六部各有職司户部所掌責在筭儲一
切營造不相干涉即如朝廷歲供亦俱有常
數各部所掌自行秖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
近因該部空竭求于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
事濫觴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

能支撐之則勢不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

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

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之馬

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尚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大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

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況

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

年年有奉時時有進

祖宗二百年來亟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

之命脈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即無論軍餉所

闕不宜再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凡
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
點砂化鐵之術剜肉醫瘡望梅救渴尚無奈
何而坐視痌瘝不關之輩冀土用之尾閭滅
之狼籍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
自礦稅事興百姓皮骨俱盡重以催徵之令
嚴察峻急變産傾生賣妻鬻子以充官府之
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寛恤請者正以
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
之用則何爲取彼膏脂填此漏穴斂之既極

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慼也年

來災異頻仍

孝陵之焚木

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在南畿地方天意如

此亂形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可知之患

勢須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問之

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則他部亦無

不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搏空令難行

高帝之寢園東南半壁之天下誰爲捍衛此臣心

之所甚恐也

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于此等隱憂不關
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請便為允行至于此中戶
工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盡
皆析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那借不克之諾
無有為
陛下言者故臣敢冒昧瀆陳亦以勢窮事極萬不
得已冀
陛下之憫念而為是疾痛之呼耳伏乞
聖明察臣言之非誣臣慮之非迂
併賜留神以後凡額外

欽取盡行停罷即歲供物件亦乞
敕部拴總心節省任怨任勞毋容別端以滋耗蠹
其所裨益京庫藏地方大計良不淺矣

天鳴星異疏 劉東星上

奏為東南災變頻仍

畿輔隱憂日甚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急圖修弭事臣等待罪留曹竊見

四方災異連綿不絕每讀邸報輒抱杞憂乃

自八月以來近畿州郡異變疊出泰州去留

京不二百里而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去

留京不百里而華山忽裂下視昏黑又自鎮

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泰州而留京教場

則兩夜隕星或墜地而化為灰或自空中分

爲三塊墜地有聲尋覔無跡節經兵部與科道諸臣奏聞皆確然有據非僅得於流傳者也臣等尸位素餐職業曠廢天災示警罪復何辭天文占驗之書臣等从所未習惟是經傳所載如隕星紀於春秋山冢崒崩見於小雅天鼓鳴無雲而雷著於前史諸如此類皆當衰亂之世禍敗相尋毫釐不爽然其見猶不同時其災猶不同地未有百里內外諸異畢臻兩月之間告凶洊至連宵星隕同在兵營若是之駭異者中間天鳴一事尤爲曠見

詢之故老謂嘉靖年間虛空之中曾聞微響
尚不如今日之甚未幾而倭寇縱橫東南塗
炭禍患之烈已如此矣況在今日可勝言哉
國家建都幽薊根本之地全在東南今東南民
力日見困竭旱澇凶荒無歲不有今歲自入
夏以來恒暘不雨粒粟不登大江南北流離
載道而蠲租之詔未聞催徵之令日急留京
倉庫隨處空虛列署官聯强半缺乏綠林潢
池之輩嘯聚已多一旦四起橫行將何以應
此實臣等之所日夜寒心不容自已者也更

有說焉自古及今未有數百年全盛之國家
亦難得數十年太平之世界建元耗其中開
元亂其末故周公陳殷周哲王享國基命皆
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良以天下大器帝王大
寶安然享之甚不易也
皇上席熙隆之運福祚綿綿與天無極可謂振古
之一時也天以振古未有之福與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報之者未有以稱頻年譴告終不能
悟將天亦自厭其煩矣而

皇上每一遇災輙下脩省之詔殷勤懇惻終無一
行將
聖心亦自厭其虛文大小臣工請復
朝講請
親郊廟請罷礦稅請發章奏請補內外缺官辭窮
情竭終不見聽即臣等亦自厭其瀆矣物盛
則衰日中則昃豈以殷周哲王兢兢業業逝
之而猶難者可恬然安之而無事乎漢唐前
事可爲烱戒此又臣等之過計也臣等受
國厚恩毫無報稱當此災異洊臻之日自度分

義惟當反躬引咎急圖省改以補愆尤而復
妄有陳瀆者良以臣子力微即一時悔艾未
必動天而
聖明惕然舉動即以回三光而奠二儀無所不可
故不勝其欵欵之私爲東南請命於
皇上又望
皇上之警悟亟修實政自結於天以益培萬年無
疆之運祚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臣等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公賀

皇孫誕生疏　南吏部上

臣等近接邸報伏覩

勅下禮部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戌時

皇太子第一子生臣等躬逢

大慶不勝懽躍竊惟

聖神有作功與德以並隆

祚徹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有道

之長而

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慶矜此

文孫之誕奇

益占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駿烈同天

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承華垂裕惟咸

正罔缺而啓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三應華

封之祝

重輪重輝而重潤兩肴離照之明爰自

元良冊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

青宮玄圃陶成玉裕之姿瑜珮銀函嗣播蕭槊

之響協皇天之篤祜肆宗社之垂休適當長
至之期有此
元孫之慶黄鍾飲六琯一陽來復於斯時紫氣
滿千門麽棗騰懽於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固熙朝聞值之嘉祥在
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况慶源遠
濬
愁闈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未艾
凡有血氣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
闕

五雲天遠每翹首於扆趨
萬葉祚長欲齋心而燕賀追惟
元子誕生之日曾於詔書未到之先慶集群工
恭陳微悃茲敢循乎舊典庶仰荅于洪休益
茂發
孫枝實
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
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
益順歡心旁流濊澤
天休滋至匪獨樂於已而同樂於民

貽哲命初生以遠并于
孫如近並于
子則
鴻庥蕃與侈錫祉于周京而申覲畫堂陋鍾祥于
漢代此實
聖謨之所素裕而亦愚臣等不勝惓惓者也

催考察疏　前吏部上

奏為計疏未奉

綸音臣工不便供職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以重國典事臣部於今年正月二

十八日准吏部咨文遵奉

欽依衆行察典該尚書臣會同亨會同各該衙門

矢公矢慎列名上請專差辦事官傳尚義齎

進臣同亨隨於事竣之日以補考離任獨臣

在部署篆日與諸臣伏候

明旨而經今八餘未蒙

批發臣惟令甲六年一計內吏其議論在天下萬
世之公故一毫之私意必不得容其關係在
紀綱吏治之大故一代之律章必不可越自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並未有停留覆閣如今日者
留都去
轂下遠求其故而不得輒相揣度輒有憂疑百司
庶府不敢營其職業而坐待
君人之去留世道人心將日趨于傾危而莫窺
朝廷之舉動悠悠泛泛如浮不繫之舟擾擾紛
紛似涉欲風之浪豐鎬重地景象若此甚非

所以肅宮常而重根本也

陛下試度如此等事可終停寢否此等事停寢可

成世界否則必有惕然

聖心而不倦終日者矣臣躬在待罪豈敢言他顧

事繫朝章豈容終默伏乞

聖明

早下原疏以慰輿情以勵庶職其有光于

聖政良不小矣

再催考察疏　南吏部上

奏爲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駭愈深再懇
聖明蚤賜批發事臣切惟治道多端然其要不過
曰同民心以出治國家設考察之典正以同
衆錯於民心而昭大公於天下每六年一舉
大典
中外臣民翹首拭目以觀
大典廢職之所以勸懲
紀綱之所以理亂皆由於此其所關係甚爲不
細今南京考察且三月矣臣等催

請亦兩月矣一槩
留中莫知其故將以留者閒冗無關重輕則
祖宗根本之區畫
聖心所惓念也將以進退去留未符
宸斷則天日鬼神之臨亦
聖心所洞鑒也展轉揣度意見滋多遂使
皇上有果斷之
神明迹頗涉於猶豫
皇上有牽由之美意事反違乎典章衆口囂囂莫
知紀極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臣竊惜之天下皆

皇上之天下也進賢退不肖以共維天下非爲臣

下計

皇上自爲計也今賢者趦趄不肖者覬望欲去不

去欲留不留人人自疑官官皆曠此其利害

得失在臣下乎在國家乎而何以遲回不決

之若是也臣竊惑之宋儒真德秀有言公論

者國之元氣元氣壅閼不可以爲人公論湮

鬱不可以爲國留京豐鎬之邦夙稱清議如

考察之久停恐公論之彌鬱將來不職之吏

何所懲戒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朝廷之
舉動與兆衆之心思常不相合故睽戾之患
生一代之
紀綱與庶官之法守兩不相維將危亂之禍至
臣竊懼之凡臣所言皆得於此中大小臣工
及道路之口以臣等職掌不得不言必不敢
妄摭浮詞輕瀆
天聽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將前疏發行批發庶舉錯公而人
心服大典與旋而浮言息矣

三條考察疏

奏爲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怪愈深懇乞

聖明蚤賜批發事考功司案呈查得本年二月初

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衙門掌印官考

察各官明白分別疏請至三月間又經本部

疏條俱未奉

旨良由萬幾殷繁不及檢發理宜靜俟但六年考

滿國家大典凡在臣工顒顒待命非但留者

得安心于職業即去者亦息念于覬覦昭黜

陟之權衡成平明之治理關係最大難以稽
遲今
停留已久變態漸生賢者無所據以業官寖成弛
廢不肖者有所因而覬望將致紛紜甚至造
揑流言公然放肆有不止如本部及諸臣催
疏之所慮者是宜懇請
聖裁以肅朝典者也至于北京考察
聖明念科道人乏將浮躁不及者盡行留用雖
聖意無私求必以南而同北而人心過計將謂因
北以例南竊恐

祖制不可盡違公論不可盡拂嚴處官而寬科道
輕重既殊倒施寬科道而及匪人紀綱益致
廢壞今已經
批發者尚望斟酌于
宸衷在未奉處分者自當率循乎令甲輿情如此
國體攸關是又宜併責
聖聰以備
采擇者也呈乞具奏等因到部該臣看得計疏留
中已於三月十五日具疏催請寧敢再塵乃
考之典章參之物論誠有如司臣之所言者

若日復一日仍舊停留將議論愈多而官守愈曠其爲利害得失不徙下及于臣工行見世道人心因之大壞于今日臣竊懼之是在

皇上蚤涣一日之德音庶使諸臣蚤安一日之分義臣等之所爲夙夜籌祈不避煩瀆者實在於此若夫科道之權關實驗中外之觀聽雖予奪之柄本出于

朝廷然是非之公當付諸天下

列聖之謹守而勿失者所以塞僥倖之門而昭公平之典也此防一決弊竇安窮所望一代舊

章尚存于冊者庶幾千秋公道未泯于清特

此則臣等所聞于大小臣工及道路之口無

不皆然尚不敢以一人之意見一偏之議論

瀆陳于

君父之前也惟是

聖心慎重自有權衡又無俟臣等之嘵嘵者職守

所關冒昧上請伏乞

聖明俯鑒狂愚仰勤

睿斷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奏爲自陳未奉
明旨部務難以久妨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以六年考察具疏自陳經今
兩月未蒙
賜允臣部尚書臣曾同亨考滿離任臣承乏署篆
又兼署南京禮部欲杜門俟
旨則百凡發關事體不便欲強顏視事則躬方待
罪進退未明以積愆應黜之人而雍容奉職
固義之所必不可也以旦夕當去之官而遷

延廢事又心之所大不安也留銓重地職務
煩頑臣身一日未去則曠一日之官曠一日
之官則滋一日之罪
皇上以黜陟肅吏治則如臣者既不宜久玷乎清
曹以廉恥維世風則如臣者尤當使自安其
分義伏乞
聖明俯鑒愚衷
蚤行斥罷庶功罪之等既明根本之地亦重矣臣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自陳告病第二疏 南吏部上

奏為待罪患病情切歸休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事臣頻年以來累因患病陳乞俱

蒙

聖恩着令調理於三十二年冬赴京考滿行至山

東鄒縣地方舊患大作僵臥傳舍至于三旬

勢且不起此地方官民所共見者幸存餘息

黽勉支吾得至

闕下復蒙

聖恩着臣復職適逢考察自陳之期同官強臣力

疾抵任臣自分罪愆夬當罷斥不敢遽以病
請乃
聖度優容兩疏未發臣身在待罪既官守之有妨
情類觸藩復進退之無據殘軀狼狽病勢轉
增寒熱交攻疥瘍並作初從五内轉及四肢
手足頭目盡皆腫痛行住坐卧無不呻吟常
立形銷奄奄待盡縱使求醫問藥少延殘喘
于歲時亦難奉職業官用報
君恩于萬一罪臣宜黜病臣宜休臣之私衷揆度
已審萬不敢飾辭以瀆

聖聽者也夫臣子力能效用而數攖疾病于
君父之前心之所甚不安也妄意
君父之容留而故求引去法之所必不貸也有一
於此皆為大罪臣尤不敢伏望
聖明俯鑒愚誠
速加罷斥俾臣于分義稍以少安而于
國家黜幽之典亦非小補矣臣不勝激切祈懇
之至

告病疏 尙吏部上

奏爲患病抱痛情勞難支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自舊歲再入留都適逢

計期恭待幽黙伏侑

聖明容留供職義當圖報豈敢顧私不意自徂秋

以來病軀委頓向時所苦瘀血痔瘍諸患一

時並作呻吟痛楚不自聊生兼以營衛素虛

風邪易感寒熱交攻肌膚盡削但以部中乏

人勉強支吾不敢言去臣家有庶母與臣父

同其艱難臣身受其撫抱近得家報奄然淪

逝臣既失父母興感沒存病痛相煎形銷骨
立朋友妻子皆勸臣歸而臣部又幸
聖明點用尚書旦夕當至故敢以犬馬餘生哀乞
于
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念臣情緒迫切難以遲留
勑下該部放臣回籍調理萬一殘喘少延感戴
皇恩高天厚地未足云喻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
至

告病第二疏　南吏部上

奏為患病沈篤痊可無期迫切籲
天恩容休致事臣之病困已歷三時仰瀆
聖明業經再疏
天聽彌高下情未遂臣子分義不得言私況七尺
之軀皆
君上所造即一旦溘然以殉官守亦何説之辭惟
是留京重地以堂堂六曹之首而使病臣尸
素則國體傷卿貳大僚以旦暮顛仆之人而
使備員奉職則官常壞如使

皇上弘曠蕩之恩臣子得乞身
聖世歸林壑以盡其天年則
聖德光使天下人曉然知臣子言病真病言去真
去不至徘徊趦趄于進退去留之際以啓誕
設之疑則臣節植此其利害得失關于臣下
者小而關于國家者大臣之所爲不避煩瀆
而三哀所者益又不徒危困之私情一身之
狼狽矣伏望
聖明省覽而哀憐之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綸扉奏草卷之一　終